

南湖头条

樊立燕

# 诗意地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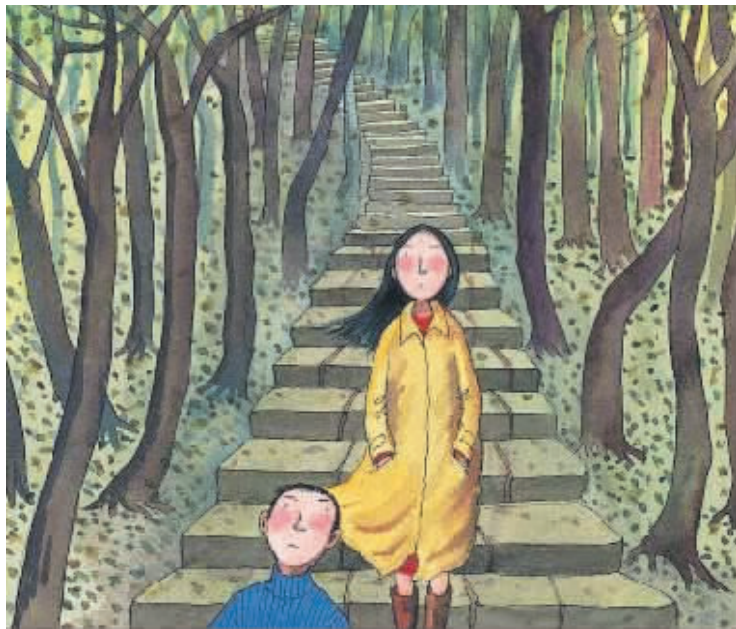
春寒料峭。细雨朦胧,下得寥落,天空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烟灰。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湿淋淋地静默着,宽大的叶子颓废,泪眼婆娑。车辆缓缓前行,所到之处,车轮与地面之间,发出黏腻的声音。我在自己的世界寥落,乐此不疲地沉沦,潮湿的空气浸入皮肤,把感伤的细胞浸泡,膨胀得让人不知所措。

脚步散漫而倔强,消颓而落寞。我在这里,这里没有我。这里有我,我不在这里。我常常处在这样游离而迷茫的状态,亦幻亦真,似梦非梦。有人问我,最想停留在哪里?起初,眼里盛满兴奋和渴望,开始想象、憧憬、搜寻。渐渐地,眼里只剩下淡漠。人,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那就是坟墓,我们急什么呢?在这段路程,风大土大,变化无常,肆无忌惮,时常来袭。脸庞渐渐粗糙苍老,声音低沉不再清亮,眼神变得浑浊且满含泪水。尘世如炼狱,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我在潮湿而忙碌的街道游离,尖厉的风吹打在脸上,皮肤有撕裂般的疼痛。但这样很好,让我异常清醒,这种清醒的感觉,就像在炎热夏季从昏沉中突然坠入沁凉的冰层。我讨厌造作的温情和虚伪的琐碎,突如其来的凛冽之感,迎合我的意愿,让我感到真实、简单和快慰。所以在他人眼里,我是个索然无味沉默的人,甚至不可理喻。我只是无声冷笑,无畏不惧。不知怎样面带笑容地与人话冷暖。然而,心如饮水,冷暖自知。内心犹如隐在山野中倔强的植物,狂野而孤傲地生长,散发着诡异浓郁的芳香,开出匪夷所思的冷艳迷离的花朵。

无法停息。我无法停息。我在蓝色忧郁的海洋里沉浮,与之纠缠不清。无法停息。

商店里传来一个女子阵阵撕裂的聒噪的叫卖声,一口不流利不标准的普通话,夹杂着急促的金属摩擦的吱吱啦啦的刺耳声,透着强烈的金钱的欲望。我想逃离。无处可逃。我问自己:真的没有想要停留下来的地方吗?如果有,那就去往汉代吧。那个蕴藏着辉煌与



奇迹的时代,自然古朴,谦谨安和。不喧哗,不夸耀,却充满希望。如今,泛滥的文明,让人盲目而焦灼,让人面目全非。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若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在这个僵硬悲哀的世界里,唯有幻想洒脱恣肆,来去自由。思绪飘飞,穿越尘埃。想象是上帝赐予人类最神奇的礼物。如果我在幻想的深水里沉沦,我愿随着水波,流下潇湘。我要去寻找沈从文的湘西边城。碧蓝天空,白色云朵,蓝得发紫的河水,苍翠的山谷。我看到了爷爷叼着旱烟袋,眯着眼,悠然地斜躺在渡船上,安详而自在。我听到善良英俊的傩送唱着深情的歌。纯真的翠翠安静地坐在河边,慢条斯理地整理着两条长长的乌黑的辫子,清亮的河水倒映着那张如花般盛开的青春美丽的脸庞。远处的竹楼掩映在青山绿水间。那里自然安静得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在那里,永远不

会把自己遗忘。

那里是我心灵的一方圣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思念里。如今,那里还有爷爷的渡船吗?还能听到傩送的歌声吗?单纯的翠翠还在等待她的心上人归来吗?我从不轻易去触碰它,我怕打扰了它的安宁,怕它改变了模样,怕触痛了自己的心。我愿它是我想像中的样子,让它永远纯净,纯粹。

冷漠的街道隐去了美丽的幻影。冰冷的风把思绪放逐。脑海里一幕一幕的画面在心里掠过,犹如摇晃着的不定格的镜头,渐渐模糊的唯美意象,在湍急的河流深处,深深潜入,没有声音,在黑暗中渐行渐远。

生活太硬,我们的心太软。那坚硬的冰冷,穿透了骨髓,凉到了心坎里,让人不由得战栗。幻想是一场华美盛大的心灵盛宴,那种无法言喻的疏离感,让我丰富且生动,让我诗意地行走。

琉璃世界

查斌

## 宜居信阳,大美不言

“爸爸,外面下好大的雪啊,你带我出去玩吧。”一大早,儿子推开门就忍不住充满惊喜地大喊大叫。

昨晚睡得早,以为只是下点小雨,没想到漫天大雪无声无息地地下了一夜。满天飞舞的雪花很容易把思绪带到从前,儿时的冬天最盼望就是下雪,雪地给童年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不仅有越滚越大的雪球、屋檐下的长长冰溜子,还有母亲一声声关切的呼唤……离乡越久,思乡的情绪就会越重。在深圳、北京辗转漂泊了十多年,故乡的一山一水常常出现在梦里,外面的世界再精彩,总感觉融人不去,今年下定决心就留在信阳老家了。

儿子的惊喜感染了我们,老婆赶紧收拾出围巾帽子,小家伙全副武装,蹦蹦跳跳就出门了。

雪下得真够大的,车上像顶着一层厚厚的白被子。

“这几天香江帝景的小王约了我好多回,正好去那看看吧?”老婆的建议挺好的,看房赏雪两不误啊。

东方红大道车辆不多,却都小心翼翼地慢慢移动。谁也没有急着按喇叭,也许是洋洋洒洒的雪花给大家都带来了好心情吧。出西关,我们开上了沿河道。白雪覆盖下的滨河格外美,安安静静万籁无声,只有漫天的雪花轻盈而从从容地融入这条母亲河的怀抱。如果说雨中的滨河是一位低声倾诉的少女,那眼前的滨河更像是一位端庄典雅的贵妇。

保安远远地敬礼打手势,引导到车位停好后,小伙子给我们打开车门问好。没想到这样的下雪天还能享受到贵宾的待遇,香江帝景给人留下的印象挺好。看来家乡的变化不仅仅是高楼更多,服务什么的都在跟大城市看齐啊。

置业顾问小王热情地迎了出来,寒暄之后,她带领我们进了园区大门。十几栋充满异域风情的别墅和洋房建筑掩映在飞舞的雪花中,红筒瓦屋顶全都覆盖着一层皑皑白雪,红白相间分外好看。树林中传来几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令人心旷神怡,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融入美景中去,不愧被称为信阳最高端地住宅区!

沿着台地沥青路,我们走走停停,不断地拍照。小家伙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看见路边的小树上,有几串小野果。那像紫葡萄似的野果上面盖了一层晶莹剔透的白雪,很有趣,一定要照下来。

落光了叶子的柳树上,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冬夏常青的灌木丛,堆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的雪球。高大粗壮的香樟,像身披银色铠甲的卫士,在风雪中傲然挺立。一阵清香芬芳的气息隐隐飘来,几株吐露芬芳的腊梅在皑皑白雪中尤为醒目。腊梅的枝头挂满了含苞待放的花苞,有的已经露出了娇嫩的花蕊,吐出了积攒了一年的香气;大多还是粉粉的花骨朵,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裂开似的。今年的大雪来得很迟,立春了才气温骤降,相信这一场大雪之后,春天就真的要来临了。

离开后,我们又到滨河堆起了一个雪人,孩子小手冻得通红,却高兴得又蹦又跳。很久没有一家人玩得这么尽兴了,这也是我们决定留在信阳的原因。

信阳是一座小城市,却有山有水,有滋有味,正如一杯清香四溢的毛尖茶,让人回味无穷!



挚爱亲情

吴隆繁

## 怀念大叔



工作突出,1975年,他被调到信阳工作,直至1992年6月退休。

光阴荏苒,往事如烟。在我年幼的记忆中,对大叔的印象不是很深,只是后来从家乡各位长辈的讲述中,依稀听到一些对他的评价很好。大叔为人爱憎分明,善良本分,乐于助人。他一生十分注重亲情和懂得感恩,他生前常与我们讲起祖辈几代人团结友善的传统美德,以及自家兄弟间的手足情长。

我与大叔相聚之初是1980年的初春,他当时在信阳地区金属公司明港转运站当主任,我当时工作刚调入明港某师后勤部军工企业上班,由于单位住房暂时紧缺,是大叔及时给我提供了遮风挡雨的住处,并时常得到他在生活中的关心、精神上的鼓励以及工作上的支持。后来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改善,我和大叔的工作都先后调回信阳市内,在我和他相处的30多年里,我们时常见面,叔侄间情深意重,心灵相通,有事相商,无话不讲,谈工作、谈理想、谈人生,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家务事、家乡的事。

正是我与大叔有共同语言和对家乡留下的很多难以割舍的亲情,在我2006年内退后,每年回老家农村小住时,必定带上我父亲和叔叔两位老人,而每次回

家,车后后备厢中总是被大叔大包小包的旧衣服等物品装得满满的,这些物品都是他与老家电话联系好后带给农村那些贫困而需要的家庭。在家乡,他听说有的孩子因各方面原因没上学,就找到孩子的父母苦口婆心做工作,讲明文化的重要性,直到孩子恢复学业。一次,大叔与我的交谈中知道自家有个年轻的堂侄儿在武汉一赌场当差,他设法找到该侄儿做思想工作,讲做人要走正道,不能干违法的事,并劝他学习一门技术,为成家立业打好基础。大叔一生谦和热心,处处替别人着想,对待他人和各位晚辈都是同样善待。正是因为受了大叔这种注重亲情和热心帮人的美德以及他人人格魅力的感染,使我懂得了很多为人处事和知恩报恩的道理。

敬爱的大叔,您是我的启蒙老师,您生前曾对我们说:“先做人,后做事,要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做事。”您虽然是一位普通的人,但在我们心中却是一位可亲、可信、可敬的长辈。您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后辈的记忆中,在追寻您一生的坎坷足迹中,缅怀您的业绩和处事方式,感受您的人格魅力,传承您的为人之道。您平凡而崇高的精神境界永远是我们前进路上的引航灯。

今年农历正月十九,是我大叔仙逝后的“百天”祭日,我怀着悲痛的心情,跪拜在他的遗像前,抑制不住情感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的大叔吴基昌,在病床上与伤痛抗争了11个月驾鹤西去,享年82岁。大叔1932年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四姑镇大吴家一个耕读世家。他自幼聪明好学,成绩名列前茅。但是,由于当时家庭人口多,作为长子的他,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一边勤学苦练,一边帮助家中干农活。新中国成立前夕,刚满17岁就参加人民解放军南下四川。在部队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接受革命教育,多次立功受奖,因负伤荣获三等甲级残废。经过在部队7年的历练,大叔社会阅历多了,他懂得了革命的大道理以及做人的原则。1955年转业回到家乡县供销社工作,他依然勤奋好学,工作积极实干,受到同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因待人诚恳、